

追尋一張唱片「喬治亞民歌」說從頭

雲門舞集

「流浪者之歌」的素材在林懷民先生腦海裡構思沉澱了四年。一九九四年春季公演裡，他在「稻香」中把稻穀作為舞臺佈景／道具的可能性先行試驗。一切順利，只欠東風——聽過上百種音樂，他找不到適合的音樂。三月間，雲門應邀參加維也納國際舞蹈節，胡寶林教授送給林先生一卷卡帶，要他「聽著玩」。這個沒有名稱，私人拷製的卡帶讓林懷民如獲至寶：就是「流浪」的音樂！

可惜卡帶品質粗糙，林懷民回臺後請胡教授將原唱片郵寄來「借用一下」。然而，這張俄國出版的「喬治亞民歌」唱片磨損得很厲害，錄音室百般「洗澡」，仍然無法除去雜音。

於是，雲門傳真我國駐莫斯科，列寧格勒的商務代辦處，請求協助。承蒙兩地的朋友熱心搜尋，仍然無法在市面上，乃至原唱片公司獲得。「流浪者之歌」已列入秋季公演節目，音樂無法落實。林懷民還是不肯放棄他認為是天作之合的「喬治亞民歌」。七月底，他趁著到紐約工作的機會，展開地毯式的搜尋。CD 當道，唱片被打入冷宮，整整四個下午，林懷民就趴在沒有分類的老唱片堆裡，翻得滿身烏黑，仍無所獲。

離開紐約前一天，聽說二十一街有一家俄國書店，絕望中，他試著電話查詢。「唱片很少，」接電話的老太太答道，「我幫你去找找看，請等一下。」二十分鐘的等待後，林懷民聽到話筒裡彷彿來自天堂的聲音：「有的，只剩一張。」

這張上窮碧落下黃泉挖到的唱片，也有幾處跳針。林懷民覺得不要緊。他決定音樂應該是「遙遠的呼喚」，演出時擴大機放在舞臺最後方，壓低了音量播出，這樣才淡去了大部份的雜音。

「流浪者之歌」演出後，許多朋友不斷問起：什麼是「喬治亞民歌」？

一九六六年，蘇聯一位音樂記者訪問八十四歲的伊格·史特拉文斯基。記者問他最近聽些甚麼音樂，他說：「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那些錄自提里斯附近的山地村落的喬治亞複音唱法的民歌，這種用活潑的方式來表達的傳統，可以溯源到很早的時代，這種傳統是令人驚歎的珍貴寶藏。它給表演者的啟示，比所有的新音樂加起來還多。」

喬治亞與鄰近的亞塞拜然，位於黑海與裏海之間的高加索地峽。傳統上，被認為是歐亞兩洲模糊的界限，自古以來是各帝國往來的必經之地。希臘商人在黑海東端定居了二千五百年。古時候的琵提安特就是現在喬治亞的琵尊達市。希臘人以外，波斯人、羅馬人、阿拉伯人、蒙古人、土耳其人與俄羅斯人，也都曾為這個地區的歷史與文明進化，留下不可

磨滅的足跡。

古代喬治亞民族經歷了幾世紀的異族統治，卻因地勢和語言而保存了獨特的文化。高加索山脈比阿爾卑斯山還要高，（耶爾布洛斯山高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英呎，比阿爾卑斯的白朗峰高出二千五百英呎）偏遠的地理位置，冰天雪地的氣候，使高加索人得以拒絕鄰國的文化侵入。另一方面，植根久遠的高加索語言，是土著音樂與口語詩的寶藏，它遺世獨立，和別的族群的語言毫無牽連。許多現存的喬治亞民歌和禮拜儀式的音樂，都包含三個聲部，並且是複音唱法，有它獨特的風格。這種音樂發源於十二世紀初，甚至更早。（所謂的複音唱法，是音樂裡有兩個以上的相關的旋律，每個旋律在某種程度之內，可以各自發揮。）

複音唱法發源於歐洲外緣，在十五世紀末出現在中歐地區。喬治亞人把複音唱法加以變化，儘管音質與音色仍含有歐洲色彩，但許多地方與普遍流行於歐洲的和聲法、對位法，以及由聲音主導的唱法有所不同。對於聽慣歐洲音樂的人來說，喬治亞人的複音唱法才是真正保留了古風，它尖銳的旋律跳動，以及對比的諧和音，在在都有中世紀法國的聖歌與彌撒曲的風格。這種特色，使它在歐洲以主調音樂為主的傳統上，獨樹一格。而它的不諧和音，則可以說是現代主義音樂的先驅。

「流浪者之歌」九四年首演以來，已演過近百場，包括歐美亞澳藝術節的三十餘場演出，終場後觀眾熱烈鼓掌之後，恆常重又坐下，面對滿台黃金稻穀，享受莊嚴寧靜如寺廟的感覺不捨離去。

每到一個地方，觀眾都要問起，「喬治亞民歌」何處可購。而且已有兩個藝術節在邀雲門演出「流浪者之歌」後，感動於「喬治亞民歌」，前往喬治亞邀得演唱的洛斯塔維合唱團到他們的藝術節演出。明年度，漢堡夏日藝術節再度邀請雲門前往該市歌劇院演出「家族合唱」，也邀請洛斯塔維合唱團演出。此外，漢堡夏日藝術節也委託林懷民根據喬治亞民歌另編新舞，屆時將由洛斯塔維合唱團現場吟唱，由雲門舞者演出。而喬治亞藝術節欣賞「流浪者之歌」錄影帶後，拍案叫絕，堅邀雲門前往演出「流浪者之歌」。

胡寶林教授無心插柳送給林懷民的一捲卡帶，衍生出許多美麗的情緣，這場緣份還沒完，正在許多國度繼續上演。